

第一章 救父免一死

大齊，天佑四年五月初五。

寶陀山十里梨林正值花期，遠遠望去玉樹堆雪，風吹花動，幽香氤氳，如九天仙境一般，仙境中圍著道足有一里長的紫絲布障，不斷有青衣下人進進出出，腳步急促又慌亂。

「啊！」一道女子驚叫突兀的從林中傳來，那叫聲柔嫩，卻飽含驚駭之意，似是見到了什麼可怕的東西一樣。

紫障之外，三五個世家小姐正帶著下人，她們騎在馬上，放鬆馬韁，由著馬兒慢慢走，欣賞梨林美景。

聞聽紫絲布障中傳來的驚叫聲，一個面容嬌美的紫衣小姐拉住馬韁，鄙夷道：

「哟，看樣子沈二這是醒了。」

「怎麼就沒摔死她呢？真是命大！」身邊一個眉清目秀的青衣小姐滿臉厭棄道。

「可不是，沈瑤林竟然敢……她竟然敢……」一個肌膚勝雪的白衣小姐眼含淚水，羞怒不已地道。

另外兩匹溫馴小母馬上的小姐互相看了一眼，沒有出聲附和，可眉眼間也全是不滿。

沈氏百年書香世家，家主沈延卿是清談領袖之一，頗有名望，他的兒子沈瓊樹更是鼎鼎有名的「京城三傑」之一，其人霞姿月韻，不染纖塵，不知是多少姑娘的夢中情人。

可偏偏一門清貴裡出了沈瑤林這麼一個異數。

沈瑤林性格驕奢、作風放蕩，容貌豔麗，拜倒在她裙下之臣不計其數，甚至有公子放言不求能求娶於她，只求為其面首亦可，更助長了她的囂張氣焰。

現在她居然撩到了京城其他二傑身上，怎麼不叫這些京中貴女恨得牙癢癢。

「上午剛調戲了玉面公子，下午就驚了馬摔了下來，我還開心著呢，沒想到……」白衣小姐心中怨念。

她還以為是報應來了呢，想著最好能將這個放蕩的女人摔死，結果竟然這麼快就醒了。

「就是！」青衣小姐煩躁的甩著馬鞭，望向紫絲布障的方向滿眼不善，深感遺憾。

「怎麼就摔死了呢？」

與此同時，清雅的大帳中，層層冰綃帳幔下的紫檀雕花大床上，醒來的沈瑤林摸摸腦後雞蛋大的包，手裡拿著鏡子，驚懼不已，傷心欲絕。

她店開得好好的，一覺醒來莫名就變成了這個沈瑤林，這人可是一本古裝虐文中的炮灰女配啊！

這女配下場老慘了，慘到接收完原主的記憶後，她都忍不叫失聲尖叫，恨不得再將自己砸死穿回去。

這麼一個傾國傾城的絕色尤物，最後竟然在戰亂之中被饑餓的暴民凌遲分食而死！

一想到這淒慘的死法，沈瑤林的心就被恐懼緊緊包圍著，雙股顫顫，頭皮發麻，幾乎要喘不上氣。

難道老天爺讓她穿越一回，就是為了體驗一下十大酷刑來著？她上輩子造了什麼孽，老天爺要這麼玩她？

她穿的這本書中，大齊國君天佑帝齊煜荒淫無道、喜好奢侈、狂斂暴徵，致使民不聊生，尤其三年旱災後又連著三年蝗災，餓殍千里，本就生存艱難的百姓終於成了暴民，以人為食，天下大亂。

不過原本以原主的家世，她本不應該死得這麼慘的。

沈氏一門清貴，是京城名流，在京中頗有威望，家中雖不及皇室、老牌世家那般的有財富，亦是吃穿不愁，看這由珍貴的紫絲編出的屏障就可知曉了。

沈家的破敗，是從沈瑤林的父親沈延卿在一次清談會上遇刺身亡開始的。

沈瓊樹雖有建安之才卻身體病弱，不能多思多慮，奈何沈延卿去世後，沈家迅速由二流世家降至末流，沈瑤林之前得罪的人太多，有不少人趁機落井下石，沈瓊樹拚盡一切護住了她，卻也因殫精竭慮耗盡了心血，在舉家遷移祖地的半路病逝了。

後來，沈家人便遇到了暴民，死的死、逃的逃，身嬌肉貴的沈瑤林逃了沒幾天，整個人狼狽骯髒的與流民沒有兩樣，再後來就遇到了另一夥饑餓的暴民被分食而死。

飛快的回想了一下書中的情節和原主的記憶，沈瑤林驚得幾乎從床上滾下來。按書裡記載，沈延卿就是在五月五寶陀山清談會結束回程途中遇刺的，畢竟是位文人，何曾想過會有人刺殺於他，身中兩劍當場去世。

「天啊！」沈瑤林欲哭無淚。

這番動靜驚動了帳外的人，一個豆青色的身影急急掀帳而入。「小姐，您怎麼了？」沈瑤林頭痛欲裂，胸中憋悶欲嘔，難受至極，可她全然顧不得，緊緊攥住來人的手，想要站起身，奈何雙腿虛軟無力，怎麼也站不起來。

「寶畫，妳快來！小姐站不起來了！」

話音剛落，從帳外又進來一個緋色的身影，焦急的上前幫忙攙扶。

「煙年，小姐這是怎麼了？」寶畫急急的問道。

「煙年，我沒事兒……父親去清談會可歸了？」沈瑤林虛弱地道。

「尚未。」

沈瑤林咬牙，今天就是清談會的最後一天，看天色離傍晚尚早，她應該還有時間救人。

「扶我出去！」她心中急切，雙腿竟憑空生出一股力氣，站了起來，跌跌撞撞的往帳外走。

寶畫與煙年不知小姐為何事焦急，又不敢問，只能一左一右的扶著沈瑤林走，讓她不至於摔倒。

帳外雪白的梨花落英紛紛，似雪片又似白蝶，極清極美，可沈瑤林根本沒心思看這難得一見的美景，雙目急切的搜索。

此次清談會，沈延卿帶的下人並不多，只帶了貼身小廝和馬夫，而她今兒是出來跑馬的，丫鬟婆子帶的多，男僕卻只有牽馬的小廝，可尋常下人又如何能敵得過刺客？

看著滿眼青衣下人，卻愣是找不到一個可以用的，沈瑤林心急如焚，知道再找下去也是枉然，她牙一咬，快步往紫絲布障外走去。

煙年臉色一變，「小姐，您尚未梳妝！這樣出去……」太失禮了。

沈瑤林知道煙年未竟的話是什麼，可她現在哪有時間梳妝，若是救不回沈延卿，她就等著日後被當成兩腳羊吧！

沈瑤林不理會煙年與寶畫，拋下她們大步跑了出去。

「小姐？」

煙年與寶畫對視一眼，忙跟了上去。

紫絲布障之外人還是很多的，今天是端午，除了清談會之外，寶陀山下還有很多人戴著艾草在田獵遊玩，三五成群，遠遠望去煞是熱鬧。

她該找誰幫忙呢？沈瑤林下意識往前走，雙目著急的四處搜索著。

「快看，那不是沈二嗎？她怎麼出來了？看樣子好像真的沒事了。」最先看到人的那位紫衣小姐用目光示意眾人看去。

「她怎麼沒梳妝就出來？這也太失禮了。」

「摔成傻子了吧？」

五人將馬兒攏在一起，眼神古怪的看著沈瑤林，不懷好意的竊竊私語著。

「小姐……」煙年看見那些人的目光，雪白小臉漲得通紅，欲言又止。

可沈瑤林根本聽不見煙年在說什麼，她滿腦子只想著這附近有世家在田獵，那就一定可以找到隨行護衛。

沈瑤林在原地轉圈圈，目光所至之處皆是文弱不堪之人，不是世家小姐，便是風一吹便能吹走的病弱美男。

他們哪裡是來田獵的，根本是來附庸風雅的，難怪只能在寶陀山周邊放馬，這都什麼風氣！沈瑤林心中氣怒，猶如火燒。

「寶畫，讓人將我的雪月牽來！」見寶畫睜大雙眸，面有猶疑，沈瑤林不禁沉下臉，命令道：「快去！」

寶畫見沈瑤林動怒，急忙領命而去，煙年也嚇得不敢出聲，只緊緊跟著自家小姐。須臾，寶畫帶著牽馬的小廝小跑過來。

沈瑤林定睛望去，縱然心中焦急萬分，還是下意識的讚歎：好個漂亮的小母馬！這是匹難得一見的白馬，全身上下沒有一根雜毛，眼睛又大又亮，看起來就很溫順，是沈瓊樹送給原主的禮物。

原主是會騎馬的，可也只限於這樣溫柔的小母馬，而沈瑤林只在高中時騎過兩圈，她還記得那匹灰色的大馬後半圈簡直是撒了歡的跑，甚至還帶她跑進了樹林，她嚇得面無人色，身體僵硬，生怕自己摔下馬去，還得不斷閃躲樹枝，都快嚇哭了。

最後還是那馬聽到主人的口哨聲，才帶她跑了出來。

沈瑤林怕馬主人責怪灰馬，連告狀都不敢，灰溜溜的離開了。

雪月看起來比記憶中的灰色大馬矮了許多又溫柔，應該沒事吧……沈瑤林嚥了口口水。

不過此時也顧不得那麼多了，她翻身上馬，想著自己還披頭散髮，為了不在求人時被當成瘋子，她俐落的折下身前一截雪白的梨花枝做為髮簪，將頭髮上下分成兩部分，三兩下將上面的頭髮換成圓髻，用梨花枝固定，策馬向寶陀山內圍而去，將寶畫和煙年的叫聲遠遠甩在後面。

既然周邊沒有，那就往裡走，說不定會遇到田獵而歸的世家們。

雪月果然很溫柔，穩穩的向前小跑著，幾乎沒讓沈瑤林有什麼不舒服的感覺，可這麼好的馬兒怎麼會將原主摔下馬呢？

沈瑤林心中疑惑，忽聽到前方傳來陣陣犬吠馬嘶之聲，聲勢驚人，頓時心喜若狂。太好了，一定是某個大世家田獵回來了！

沈瑤林激動的策馬向前，可是當看到為首那人衣袂飄飄、閃爍流華，她面色一下就變了，也想起原主為什麼會摔下馬了，因為她調戲了不該調戲的人……

原主這個死女人竟然調戲了男主大人！

楚北決外表清雅似謫仙，素有玉面公子之稱，是京城萬千少女心目中最想嫁的人，可實際上這位男主大人腹黑陰沉、殺伐決斷、城府極深。

書中原主的性子是見一個愛一個，撩一個棄一個，見到有玉面公子之稱的楚北決如何能放過，隨即上前大膽示愛，卻被楚北決拒絕，然後原主便從馬上摔了下來。沒有人知道，那顆驚了馬的石子是出自楚北決之手，原主也不曉得，只覺得自己命大，摔下馬來只受了輕傷。

可現在也不知是哪裡出了錯，原本應該受輕傷的原主腦袋卻磕到了石頭上，一命嗚呼，芯子就換成了同名同姓的她。

沈瑤林內心直哆嗦，原主都讓他弄死了，他不會想再弄死她一回去吧？

遇到誰不好，怎麼偏偏遇到了他？沈瑤林欲哭無淚。

像是在回應沈瑤林心中的質疑，對面馬上的人齊臻臻舉起手中弓箭，箭尖對著她喝問：「什麼人？」

沈瑤林小心臟一抖，毫不懷疑若是她答錯一句，就會被射成篩子。

那麼多雙眼睛看不見嗎，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女人唄！她渾身上下白衣素服，身上別說藏有兵器，就連根金簪都沒有，還能傷了他們高貴的主子不成？

沈瑤林在心中腹誹不已，箭尖的利芒刺得她眼睛疼，心生恐懼面色發白，生怕那些人誰的手一抖，她這條小命就交代了。

不過若是能被一箭射死好像也不錯，總好過日後被凌遲分食，受那份修羅之罪。這麼一想，沈瑤林的勇氣漸漸又回來了，楚北決又如何，現在最重要的是救沈延卿，再耽誤下去怕就要來不及了。

楚北決日後可是鎮府軍的大將軍，率鎮府軍南征北討，橫掃內患，驅除五胡，平

定天下之人，他手底下怎麼會有草包，只要他肯借人，沈延卿便有救了。

沈延卿有救了，她或許也就可以改變命運了。

快速思考一番後，沈瑤林決定了，向楚北決借人！

「沈瑤林求見玉面公子！」

由於太過緊張，沈瑤林的聲音有些抖，卻依舊清清楚楚傳了過去，讓對面的人聽了個真切，頓時起了一陣騷動。

這是上午沒有達到目的，下午又堵他們公子來了？這個沈瑤林還真是不怕死啊！他們發誓，如果沈瑤林又是來糾纏他們公子的，她就死定了！

不過這位沈家小姐可真是個尤物啊，上午的沈瑤林穠麗美豔，如盛世牡丹，下午的沈瑤林卻白衣若雪，烏髮如瀑，頭上並無金飾，只餘一枝梨花挽髮，楚楚動人，清麗絕塵。

嫵媚與清純並存，姿容絕世，難怪其裙下之臣無數，簡直就是天生尤物。

這是要換個形象來勾引他家公子不成？也不知他家公子會不會喜歡這種清純的。馬上的人心裡想著，眼睛止不住的往他們家公子臉上看去，可手中的弓箭仍是穩穩的搭著，不見半分放鬆。

「沈家小姐找我，不知又有何見教？」低沉的男聲淡淡響起。

那語氣明明慵懶隨意，可沈瑤林愣是在這充滿磁性的聲音中聽出了絲絲寒意，不由得頭皮發麻，目光落在了為首那人身上。

楚北決身姿挺拔，鳳眸幽暗，眼尾冷冽且修長上挑，眉眼間暗藏的凌厲狠絕讓他格外冷漠陰沉，此時他正端坐在馬上，與她遙遙相對。

他好可怕！沈瑤林很想哭。

大齊人都是什麼眼光，楚北決一看就不是好相與的人，陰狠沉冷，黑暗病嬌，那些人眼睛是瞎了才會管他叫玉面公子，他哪裡有半點溫潤如玉的模樣？

不過，這大齊的審美觀好像也確實有些問題。

她記得書中的男子皆以病弱為美，都不知往臉上撲了幾斤粉，還有頭髮梳得越高越美，她這一路看過來，簡直挑戰她的底線。

見那雙幽暗的眼眸有越來越冰冷的趨勢，沈瑤林再不敢失神，生怕楚北決誤會她又是來收他當裙下之臣的，她幾乎是用喊的道：「玉面公子別誤會，我是有正事找你！」

可惜楚北決似是並不相信，身上的氣息沒有半分緩和，以為這是沈瑤林的詭計。沈瑤林心中氣苦，原主說不定很吃楚北決這一款，可是現在的她真的不愛楚北決這一型的啊。

事實上，沈瑤林一想到書中楚北決操縱人心，殘酷狠毒的手段，她連多看他一眼都不敢，整個人腿腳發軟，莫名恐懼，覺得自己要死了，又怎麼會跑來撩他？

奈何，原主作孽太多，撩人撩到飛起，花樣層出不窮，人品沒有絲毫可信度可言，別說楚北決不相信她，他身邊的人也擺明是不信的。

沈瑤林的臉一陣紅一陣白，咬牙道：「我要向你借絕影一用。」

絕影與無影是楚北決身邊有名的兩位護衛，只是絕影在明，無影在暗，世人只知

絕影而不知無影，兩人皆是身手一流，若是能借了絕影去，一定能救下沈延卿。世家公子都以有高手在身邊為榮，所以沈瑤林會知道絕影並不奇怪，但是借人就很奇怪了，好好的世家小姐借護衛做什麼，難不成又是勾引自家公子的新點子？眾人心中皆腹誹不已，看向沈瑤林的目光更是神色各異。

楚北決雙眸流轉著沉冷的光芒，不言不語。

沈瑤林知道，他並不相信她，焦急的看看天色，這麼一會兒的功夫，日頭又向西沉了沉，傍晚的時間過得飛快，她每耽誤一分鐘，沈延卿便離死亡接近一分鐘。不過她也知道是自己莽撞了，絕影可是楚北決的親信，他怎麼可能輕易相借，他們之間可是連半點情誼也沒有，反倒還有點恩怨。

沈瑤林額頭又冒出冷汗，腦後的包也隱隱傳來痛感，心裡拚命想著如何才能讓楚北決鬆口答應將絕影借給她。

天下大多數人行事皆為了一個「利」字，若能許利於他……可是她又能給他什麼呢？

沈瑤林緊緊的抓著馬韁，焦急無比，就在這時突然福至心靈，想起書中提過楚北決為了得到一物，幾次登過沈家的門，只是書裡不過輕描淡寫的提了一句而已，沈瑤林看書向來一目十行，差點沒想起來。

沈氏是百年書香世家，沒權沒勢卻依舊能名列二流世家之中，皆是因為沈氏藏書眾多，且有許多珍貴的孤本。

「若是玉面公子能將絕影相借兩個時辰，瑤林願將家中孤本《虎鈴經》雙手奉上！」

《虎鈴經》是本兵書，上頭有歷代眾多名將的心得注釋，楚北決心儀已久，還幾次三番登門商議要買下此孤本，卻被沈延卿拒絕了，楚北決只能失望而歸。

「嘶……」絕影倒抽一口氣，看一眼自家公子，這沈小姐為了追求自家公子還真是花樣百出，連珍藏孤本都願意雙手奉上。

他倒不擔心沈瑤林說了不敞，畢竟誰不知道沈瑤林在沈家是最受寵的，沈夫人生下她不久後便去了，其父兄憐惜她幼小失恃，對她幾乎是千依百順，不然也不會將她寵成如此模樣。

沈瑤林在沈家可算是說一不二的主，這《虎鈴經》別人要不來，對她而言卻是輕而易舉，何況沈瑤林從不將家中的藏書當回事兒，不知偷出來送人多少本，敗家至極。

再說了，這世上誰敢欠他家公子的債？

楚北決聞聽《虎鈴經》，目光微閃，看著素衣若雪的沈瑤林良久，薄唇微微上翹，露出一絲笑容，笑得人心顫，「好。」

不管沈瑤林是真的有事要借用絕影，還是這只是她勾引人的另一種手法，對於送上門的書他當然不會放棄，也不相信沈瑤林能藉著這本《虎鈴經》鬧出什麼花樣。

「絕影，隨沈家小姐走一趟。」楚北決道。

「是，公子！」一個精壯的漢子領命從馬隊中走出。

沈瑤林大喜，雙目緊盯著絕影，吩咐道：「跟緊我！」說完便策馬離去，完全沒

有多加停留。

絕影一愣，他還以為沈瑤林會再與自家公子糾纏一番呢，沒想到竟然走得這般乾脆，都沒多看自家公子一眼。

難道，他們真的誤會了什麼不成？

絕影回頭看了自家主子一眼，哆嗦了一下，飛快策馬追了上去。

楚北決看著遠去的人影，鳳眼微眯，這個沈瑤林葫蘆裡到底賣的什麼藥？

第二章 刺殺的主謀

沈瑤林心急如焚，即便耳邊呼嘯而過的涼風也不能緩解她的半分心焦。

日頭已經沉下去一半，這次的清談會是在西禪寺舉辦的，此時應該已經散了。

往年都會有談性未盡的文人直接住在廟裡，再待上幾天的，然而沈延卿擔心家裡無人操持，通常都選擇直接下山，也是這個習慣讓刺客有了可乘之機。

沈瑤林記得那個刺客是埋伏在沈延卿下山的必經之路上，而那個位置已經很靠近山下，可是具體是在哪裡，書上根本沒寫那麼細啊！

沈家是活不過三章的炮灰，作者怎麼可能會加以詳寫，直接一筆帶過，沈氏一門的滅亡只是亂世的開端。

沈瑤林不知道具體的事發地點，只能順著原主的記憶往西禪寺而去，反正下山只有那一條路，只要走在這條路上，總會碰到的。

想清楚了沈瑤林身子低伏，再次甩鞭催促，「駕！」

雪月似是感知到了沈瑤林心中的焦慮，四蹄撒開再次提速，竟有隱隱跟上前頭絕影的意思。

沈延卿，你可要等我啊……沈瑤林咬牙暗道。

絕影心中一驚，他座下這匹可是大宛名駒，現在居然被一匹明顯未成年的小母馬追上，由此可見沈瑤林的座騎絕非凡品，果然深受家人疼愛。

只是沈家這位小姐究竟為何要替他兩個時辰呢？

從始至終，沈瑤林只告訴他去西禪寺，卻沒有說去做什麼，不過神情似乎很是焦急，難道沈家出了什麼事不成？

可就算是出了事兒，不也應該是沈家大公子沈瓊樹來辦嗎，怎麼會是沈瑤林出面？

聽說沈家大公子有建安之才，氣度高雅，霞姿月韻，唯一的缺點就是身子太弱，經常生病，輕易不出門……難不成是沈瓊樹得了急病？

可這樣的話借他一個護衛做什麼？沒聽說寶陀山通往西禪寺這條路上有凶獸啊……

寶陀山很大，西禪寺只是在其中最旁邊的一座小山上而已，策馬就可以直接上去，山路也好走得很，更是沒聽說過有歹人在附近出沒。

能跟在楚北決身邊做護衛的自然不是普通人，可是任憑絕影想破了頭也想不出這其中的原因，只能策馬催促，「你好歹也是大宛名駒，若是被一匹小母馬超過，還要臉不要？」

座下馬與主人心意相通，被人這樣嘲笑，激起了心中的憤怒，嘶鳴一聲，撒蹄狂

奔，如箭一般向前竄出丈許。

絕影心中滿意，剛想誇兩句，只是話未出便聽到前方密林處有異響。

「什麼人？」他喝道。

緊隨其後的是一聲男子的慘叫，順著風先後被送到絕影與沈瑤林的耳中。

沈瑤林一個激靈，嘶聲喊道：「絕影，救人！」

那一定是沈延卿，難道她真的救不了他嗎？沈瑤林心中絕望，像壓了一塊巨石一般。

若是沈延卿死了，沈家就完了。

沈家唯二能主事的就是沈延卿與沈瓊樹，沈延卿去了，沈家的重擔就會全數壓在沈瓊樹身上，若是沈瓊樹身子好也就罷了，偏偏他體弱多病，最不能勞神。

若是真的像書裡那樣，兩人都去了，面對未來的亂世，她一個弱女子該怎麼辦？她如何保得住沈氏族人，保得住自己？

沈瑤林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一樣，幾乎不能呼吸，瞳孔不由自主的放大，手指緊緊握起，指骨泛出青白之色。

絕影從馬上一躍而起，如同蒼鷹一般直撲密林，隨後密林裡便傳出打鬥的聲音，沈瑤林懸著一顆心，緊緊盯著絕影衝進去的地點。

雪月不知何時已經來到近前，停了下來，似是知道密林之中有危險，四蹄不安的轉圈嘶鳴，卻又不肯離開。

沈瑤林在馬上覺得時間過了很久，又似只有一瞬，密林中的打鬥終於停了下來，絕影扶著一個渾身是血，已經昏迷過去的中年男子緩緩走了出來。

看到那張與原主神似的臉，沈瑤林眼前一黑，一下子從馬上摔了下來，徹底暈厥過去。

老天垂憐，在沈延卿生死關頭的最後一刻，絕影救了他。

沈瑤林見到沈延卿一身的血，以為他受了重傷，嚇暈過去，其實那不是沈延卿的血，而是他貼身小廝的血。

若不是那小廝忠心護主，以命擋住那個刺客，沈延卿未必能等到他們到來。

沈延卿與沈瑤林昏迷著被楚北決的人送回來，沈瓊樹見狀險些沒發病，在得知兩人都沒事兒，只是驚嚇過度後才放心來。

沈延卿醒得早些，當天晚上就醒過來了，立刻趕過來看女兒，不過那時沈瑤林還在昏迷中。

沈延卿將沈瓊樹攆回去休息，自己陪著，最後還是被下人勸回去休息的。

等沈瑤林清醒已經是一天之後的事了。

煙年驚魂未定，給出的信息顛三倒四，她又剛醒來，迷迷糊糊的，反應有點慢，但有一點確定了，就是沈延卿沒事兒。

沈瑤林心中鬆了一口氣，險些掉下淚來。

這可太好了，只要有沈延卿在，沈家就不會敗落，她也就不會落得被暴民凌遲分

食的淒慘下場。

她伸手摸摸腦後雞蛋般的大包，已經消了點，只是一碰還是會微微刺痛。「嘶……」

「小姐，大夫已經給您看過了，腦後的包不打緊，再喝幾服活血化淤的藥就會消腫。」煙年扶著沈瑤林坐起，輕聲道。

不只頭上的包，小姐身上也有多處擦傷，不過都不重。

「大少爺給您送來了軟玉膏，擦上兩天，連個疤痕都不會留下。」煙年知道沈瑤林愛美，又道。

此時的沈瑤林完全不在意這種事情，留疤算什麼，日後能在那個人吃人的亂世保住命就不錯了。

說話間，寶畫端藥進來，見沈瑤林已醒，欣喜不已，急忙命人去給老爺和大少爺報信。

沈瑤林有心不想喝藥，奈何腦後的大包不答應，只好認命地捏著鼻子乾了那碗藥，苦到臉都變形了。

沈延卿與沈瓊樹進來時，看到的就是沈瑤林喝藥喝到痛不欲生的表情，不禁又是心疼又有幾分好笑。

「有那麼苦嗎？」

「頭還疼不疼？」

父子倆幾乎是同時發問，沈瑤林都不知道應該先回應哪個。

看著眼前兩位帥哥，沈瑤林不禁佩服起沈家的優秀基因，這都怎麼長的？

不說沈瑤林有多天姿國色了，若不是容貌絕美，也不能成為京城眾多小姐的眼中釘、肉中刺。

沈延卿雖已中年，可依舊俊美儒雅，身上有一股淡然脫俗的氣質，成為京中清談領袖之一實至名歸，而沈瓊樹玉骨仙風，端方君子如玉之姿，難怪會與玉面公子楚北決一起被稱為京城三傑。

這兩個俊美無雙的人物，居然都是她的家人，沈瑤林簡直要被幸福沖昏了頭，太養眼養心了！

只是一想到這麼美的一家人最後落得那樣的下場，沈瑤林臉色灰敗下來，心都痛了。

那些人怎麼就捨得向沈家下手呢？

見沈瑤林不說話，臉色又不好，父子兩個頓時慌了。

「雁奴，可是頭又疼了？」

「是不是藥太苦了？」

雁奴是沈瑤林的小名，這個時代高門貴戶都愛給自家小孩起小名以示疼愛，她的小名是雁奴，沈瓊樹的小名是寄奴。

沈瑤林見兩人擔心，下意識搖搖頭，可是她頭上磕了個大包，這麼一搖整個人就暈眩起來，氣色也萎靡了許多。

沈延卿與沈瓊樹急忙讓她躺下，又怕他們在這兒影響了沈瑤林的休息，兩人都沒敢多待，叮囑幾句後便匆匆離開了。

吃了藥，放鬆心情的沈瑤林很快又昏睡了過去。

書房內。

「父親，您覺得這次遇刺是何人所為？」沈瓊樹蹙眉道。

父親遇刺讓他驚怒不已，若不是遇上妹妹和楚北決的護衛，沈家危矣！

不過，妹妹為何會去楚北決那裡請護衛來，難道是妹妹提前知道了什麼？沈瓊樹心有懷疑，但現在不是過問的時候，一切還得等妹妹養好傷再說。

他再細想下去，一天之內父親差點喪命，妹妹也摔下馬，這背後之人分明是要將沈氏一門趕盡殺絕！

兒子能想到的事，沈延卿如何能不知，自是又驚又懼，「究竟是何人要向沈家動手？」

有人欲剷除沈家是可以確定的，但沈延卿猜不透原因，他們沈家早已遠離政治中心，樂善好施，從不與人結仇，而那名刺客分明是個死士，見任務不能完成便直接抹了脖子。

沈延卿清楚，自己此次雖然大難不死，沈家的危機卻並沒有解除，陰影依舊籠罩在沈家上空，除非他們能知道究竟是誰要對沈家下死手。

幾天後，沈瑤林腦後的包已經漸漸消去，也終於停了那難喝的苦藥。

停了藥，沈瑤林的食慾總算是回來了，不然前幾日吃什麼都不香，唯粥吊命。

現在食慾回歸，看著桌上這碗牛乳粥便覺得膩歪，她並不喜歡喝甜粥，就算在這個年代牛乳是難得的補品。

「將這碗粥給大少爺送去。」她大哥那風吹就倒的身子才需要牛乳這種好東西。

「給我做些湯餅來幾個新鮮的小菜好了。」從記憶中搜索了一下後，沈瑤林找到自己想吃吃的，命令下去。

總之，她不要吃甜的，要吃鹹的。

沈瑤林有令，寶畫無有不從，不多時一碗熱氣騰騰的湯餅便端了上來，還有幾道新鮮的小菜，涼拌青筍、蔥油炒青菜、煎魚鮓、烤豚脯……等等，沈瑤林吃得很是舒服。

還好，這個時代已經有了炒青菜，雖然種類並不算多，也總比一直吃肉的好。

看著吃得光光的碗碟，寶畫心中不由得吃驚。

小姐飯量什麼時候這麼大了，以前可都是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的，且每樣都只嘗幾口而已，什麼時候要求就這樣簡單，還吃得這樣乾淨？

難道是因為這幾天喝粥餓的嗎？寶畫覺得小姐真是可憐，默默心疼了一下。

沈瑤林可不覺得自己可憐，她覺得這樣的早膳已經很豐盛了。

大齊從皇室到貴族奢靡成風，天佑帝更是每天都要吃一碗鴨舌羹，十幾隻鴨子才能得一碗羹，拔下的毛都堆成一座山了，更別提他天天都要吃的烤乳豬，那小豬竟然是從小吃人奶長大的。

如此上行下效，大齊不亡，天理難容。

在知道自己未來會有那樣悲慘的命運，沈瑤林哪裡能像原主那樣再鋪張浪費，只是這些不能道與外人知。

用過早膳後，煙年進來稟告，說沈延卿請她去書房一趟。

沈延卿的書房是沈家禁地，輕易不讓人入內，當然這裡面從不包括沈瑤林。

沈瑤林也知道沈延卿為何要在書房見她，怕是要問她請護衛一事吧。

沈瑤林知道她做事粗糙了，可是在那樣的情況下，她實在沒有辦法做得更圓滿。

沈延卿遇刺一事本沒有人知曉，可偏偏距清談會極遠之外的她卻知道了，還特意去楚北決那裡請了護衛，甚至為了請動絕影擅自將沈延卿最愛的孤本相贈。

楚北決救了人，又怎麼會不提這本書，自是早早就命人將他們之間的交易對沈家父子說了個一清二楚。

楚北決怕是也很想知道她為什麼會找上他借護衛，說是勾引他的新花招未免有些牽強，尤其在她帶人救下自己父親後，越發的讓人生疑。

對於楚北決，她解釋或是不解釋都可以，可是對於沈延卿和沈瓊樹，沈瑤林知道自己必須給個交代。

他們未必是對她存了疑，只是這事兒發生在誰家，誰家的大人也都是要過問一下的。

沈瑤林深吸了一口氣，誰都沒帶，自己去了書房。

沈家是百年書香世家，規矩自是不錯，一路行來，下人遇見她紛紛停下腳步問好，青衫整潔，進退有度。

沈家雖然不見奢靡之風，可卻處處清雅，自有底蘊在，假山、長廊、飛簷、花木無一不精巧優美。

其實沈家最貴重的還是沈延卿書房中那些如小山一般的百年藏書，想到將來這一切最後都會化為飛灰，沈瑤林腳步也不由得急切起來。

推門而入，果然在書房的人不只沈延卿，還有沈瓊樹。

沈延卿只是受了驚嚇，調整幾天便已恢復如初，而沈瓊樹見父親與妹妹均無大礙，他的氣色也好了幾分。

見到沈瑤林進來，父子二人皆是關心的看著她。

「雁奴可是大好了？」沈延卿滿臉慈愛。

沈瑤林心中滑過一絲暖流。「父親，雁奴無事了。」

雖然沈延卿幸運未傷，可是這並不代表沈家的危機就已經結束了，外面仍有人對沈家虎視眈眈，沈延卿和沈瓊樹應該比誰都想更快弄清楚事情原委，看是誰想要害沈家。

可是他們怕影響她休養，一直忍耐著不主動找她詢問，直等到她身上的傷都好全了才來詢問因由，足可見沈延卿與沈瓊樹是真的很疼她。

雖然，她不是真正的沈瑤林，這份關愛她仍舊感同身受。

「雁奴，妳為何會去楚北決那裡求一護衛接父親歸來？」沈瓊樹將心中壓了多時的疑問問出了口。

想到有人對沈家虎視眈眈，沈瓊樹便如芒在背，可是看到妹妹忽然變白的臉，沈瓊樹還是有了幾分後悔。

妹妹還小呢，遭遇此事怕是嚇壞了，他是不是應該過幾天再問？

沈延卿也在心中歎了口氣，有些心疼。

雁奴出生不久她娘便去了，可憐這孩子連她親娘一口奶都沒有喝過，每每想到此處，他便心痛如絞，覺得虧欠了女兒，便一心想要補償她。

外面對女兒的那些流言蜚語他不是不知道，不過他自己的女兒自己清楚，雁奴並不是真心愛上他們，只是喜歡他們的美色，想要多看看而已，如同喜歡美麗的花兒般，並沒有什麼不同。

奈何雁奴容貌絕美，即使神女無意，被撩到的襄王卻有心，等到心碎神傷之後，一些上不得檯面的小人就惡意中傷，女兒這才有了作風放蕩的流言。

見女兒臉色發白，沈延卿急急道：「是不是頭又疼了？別想了，先回去休息去吧。」他可不想讓女兒受罪。

沈瑤林哪裡肯依，這幾天她總是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可沈家滅門這件事卻一直沉沉的壓在她心頭，現在總算養好了身子，哪裡還能忍得住，她早些給沈家幾分提醒，沈家也好早做準備。

「父親，幕後之人是蘇家！」她迫不及待的脫口而出。

「蘇家？」沈延卿驚得站起身，「城北吏部侍郎蘇家？」

見到沈瑤林點頭，這次，連沈瓊樹的臉色都變了。

「怎麼會……」沈延卿喃喃道。

沈瑤林苦笑，怎麼不會，沈家有名望啊！

在大齊這個皇權衰退，世族把持權柄，出仕全靠門第名望的時代，有了名望就意味著可以有權、有勢。

當然，沈家是個例外，因為沈家只醉心於研究學問，並無向權之心，奈何匹夫無罪，懷璧其罪，沈家的名望不只可以在仕途上一帆風順，在亂世之中甚至還可以迅速聚集起近千人的隊伍……

「難道蘇家是想要取而代之？」沈瓊樹目光犀利。

沈瑤林看向自己這個便宜哥哥，難怪都說沈瓊樹聰慧無雙，有建安之才，看問題果然一針見血。

是的，蘇家就是想要取而代之，誰叫沈家在二流世家中勢頭最弱。

蘇家早已看出亂世之兆，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即將到來的亂世做準備，他們不只想要沈家死，還想要沈家珍貴無比的藏書，那才是沈家真正的瑰寶。

「他們欺人太甚！」沈延卿氣得渾身亂抖，若不是雁奴機警，怕是一切就真如了蘇家的意了。

「可是雁奴，妳又是如何得知蘇家要刺殺父親的？」沈瓊樹看著沈瑤林，緩緩問道。

第三章 賺錢囤糧食

其實這幾日沈瓊樹一直覺得妹妹有些奇怪。

往日若是從馬上摔下來，頭磕了那麼大的一個包，身上又受了傷，一定會嬌氣的大哭好些天，可是妹妹自醒來後卻連一滴淚都沒掉，而且一改往日的奢靡浪費，變得節儉許多。

最重要的是，妹妹的氣質變了，沉穩了不少，好似一夜之間長大了一般。

妹妹是如何得知父親將要遇刺的？她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？

「對呀，雁奴，妳是怎麼知道蘇家的計畫的？」沈延卿也是好奇。

蘇家既然連死士都派出來了，計畫自然是周密無比的，怎麼會輕易讓雁奴得知？

「難道是蘇家那個蘇善文向妳通風報信？」

沈瑤林見沈延卿都猜到蘇善文身上去了，就知道他這是想歪了，蘇善文哪裡會對原主這樣好，那就是個睚眦必報的小人，恨不得原主死，就因為原主這個顏控看不上他，還當眾羞辱過他。

其實蘇家要往上爬不是非要踹下沈家不可，也是可以有別家選擇的，可蘇善文想要毀了沈瑤林，這才讓沈家遭此大禍。

「不是蘇善文，他恨不得我死，怎麼會幫咱家？死士計畫就是出自蘇善文之手。」

沈瑤林淡淡的瞥了沈延卿一眼。

這話可得說清楚了，不能讓沈延卿將毒蛇當成恩人，那他們沈家可就離死不遠了。書中在沈延卿去世後，蘇善文咄咄逼人，更妄想納原主為姬妾，若不是沈瓊樹在其中苦苦周旋，哪裡保得住原主？

想到這樣一位霞姿月韻的清雅公子為了家中操心過度，早早便去了，臨死前還不放心他的妹妹，沈瑤林心都痛了。

「父親，大哥，你們都知道那天下午我驚了馬，且是從惡夢中醒來的吧？」沈瑤林幽幽道。

沈延卿與沈瓊樹互換了一個眼神，他們自是知道這事兒。

回來後，沈延卿與沈瓊樹就細細問了那個牽馬小廝，雪月是難得一見的寶馬良駒，最是溫順通人性，怎麼好好的會將雁奴摔下馬來？

牽馬小廝也很無辜，只道雪月突然受到驚嚇，卻不知原因為何。

他們也聽雁奴身旁的丫鬟稟報，說雁奴是從惡夢中驚醒的……莫非雁奴所做的一切都與這個惡夢有關？

這……這也太不可思議了！

「妳……作了什麼惡夢？」沈延卿猶疑的問道。

「父親遇刺身亡，蘇家咄咄逼人，兄長為了護住我與沈家，最終心力交瘁而亡。」

沈瑤林一想到自己未來死得慘烈，眼圈一紅，看向俊美儒雅的父親與芝蘭玉樹的兄長，不由得喉頭髮緊。

沈瑤林的聲音雖輕，可其中的悲傷卻濃得化不開，讓人心驚。

書房頓時死寂一片，良久之後沈延卿才猛然開口，語帶悲愴。「蘇氏狼子野心，欺人太甚！」

一瞬間，沈延卿便相信了沈瑤林的話，雖然太過匪夷所思，不過以夢預警之事自古便有之，也並非完全不可能。

若不是雁奴收到驚夢示警，那麼沈家所發生的一切，必將如她夢中所示一般。屆時沈家沒了，雁奴沒有哥哥相護，又生得那般容貌，會落得什麼下場？沈延卿一想便如萬箭穿心一般疼痛，甚至根本就不敢問夢中雁奴最終的結局。沈瓊樹臉如冰霜，眼中既驚又痛，怒極道：「蘇家該死！」

「沒錯，蘇家該死！」沈延卿附和，竟敢如此算計沈家、算計雁奴！

沈家父子知道了來龍去脈，接下來就沒有沈瑤林什麼事了。

沈瑤林倒是想留下來，看看沈延卿與沈瓊樹會有什麼反擊，奈何兩人心疼她，也不想讓她參與進來，只想寵著她做回以前那個無憂無慮的姑娘，愣是把她趕回去休息。

也是，原主從來就對這些不感興趣的，她也不敢一下變化太多，反正她已經成功把蘇家的陰謀告訴了父兄。

書裡蘇家能得手，完全是因為沈家人沒有防備，這一世既已知道蘇家的狼子野心，沈家可沒那麼容易被打敗。

沈家雖弱，可仍是世家，祖上也是出過尚書、刺史、司空之職的，只是這些年大齊皇室與世家爭權奪利越發殘酷，傾軋不休，沈家這才漸漸退出了權力中心，不再過多的涉及政治。

沒想到自家的明哲保身竟被別人當成了軟弱可欺，被逼到此境地，哼，真當沈家不會反擊嗎？

沈延卿、沈瓊樹不讓沈瑤林參與進來，沈瑤林索性放手不管了，她一個外來戶，就算真的參與進去也沒法幫上什麼忙。

那些個陰謀詭計根本不是她一個現代人玩得轉的，她在現代就是個三流大學畢業，出來借點錢開個小店的普通人，能在生死關頭找到楚北決借人，已經是她潛力爆發的極限了。她可沒有那種亂世當英雄，打拚一番事業的決心和偉大夢想。若是原主說不定還真有可能會想，畢竟那可是個不想嫁人，立志要收三五個面首度日的奇女子呢。

沈瑤林看著窗外雪白的芍藥花，想著自己的心事兒，腦海裡天馬行空。

三五個太多了，按她的想法，收一個貼心的小奶狗就挺好的，她鐵定會對他好，才不像原主那麼花心呢。

想到面首，沈瑤林的腦海裡飛快閃過了十幾個美少年的形象，都是原主之前的目標，接收了原主記憶的沈瑤林知道，原主原本打算等成年後就從中間挑幾個收用的。

不是原主自大，誰叫原主家世好、容貌好、手段更好，撩得那些美少年情根深種呢。

若是誰不願意，她也不會硬來，只會死命撩，最後絕大部分的美少年都難逃她誘人的美貌。

沈瑤林臉皮發燙，難怪京中的姑娘們都快恨死她了，這裡面有許多美少年還在癡

癡的等她呢。

「真是剽悍啊……」沈瑤林佩服得五體投地。

不過下一瞬她就拍了拍自己的臉，雖說沈家的危機暫時解除了，卻還遠遠不到可以放心的地步。

沈家雖有些底蘊，可是亂世之中誰能置身事外，更何況後期還有異族外邦趁虛而入，屠戮中原百姓，連皇室都在那場浩劫中傾覆，他們沈家又何德何能可以保住滿門性命？

他們沈家既無權也無勢，更無兵士，只有一門文弱書生和一屋子的書，這可怎麼辦呢？

沈瑤林看膩了芍藥，又仰頭看天。

五月的天晴得透亮，太陽很溫柔，可是誰又能知道僅僅是兩年之後，這老天爺就翻了臉，陽光變得毒辣，大地乾裂，良田再無一根苗，不知餓死多少百姓。

在亂世之中生存下來的都是強者，俱是有兵有勢之人，他們沈氏是不是也該招些流民，將其訓練成兵丁，好在亂世之中有保護自己的力量？

以沈家的威望，招收流民是輕而易舉的，可流民是要靠糧食來養的，未來天下大旱，人人都吃不飽，別說他們沒有那麼多錢，就是有也沒有地方買糧啊……

「錢糧」兩個字在沈瑤林的腦子裡蹦來跳去，怎麼才能弄到錢糧呢？

離旱災還有兩年，在這期間她可以囤積糧食，待災年時用以招募流民，可是買糧食需要大筆錢財，原主手上倒是有一些錢，但也只是用來給她零花的，根本幹不了什麼大事，就是掏光沈家的家底也未必夠。

就算她對沈延卿和沈瓊樹實話實說，兩人也不一定肯花費全部身家去買糧食，畢竟誰知道她說的是不是真的呢？

看來她得想辦法賺錢才行。

洛陽世家個個喜好奢華，有錢得緊，若是能賺他們的錢就好了……沈瑤林坐不住了，起身在屋子裡團團亂轉，走來走去。

「小姐，您做什麼呢？」煙年端著紅漆托盤，托盤上放著一盅雪白鮮甜的乳釀魚，正微微散發著熱氣。

「怎麼又放了牛乳啊？」沈瑤林皺眉。

煙年笑道：「今兒廚房買來了新鮮的鯽魚和牛乳，特意磨了豆腐一起燉著，鮮美至極呢。」

別的沈瑤林沒入心，聽到豆腐後倒是眼睛一亮。

豆腐可是好東西啊！

從原主的記憶中，沈瑤林得知大齊雖有豆腐，卻也只限於豆漿、水豆腐這兩種豆製品，其他的就沒有了。

沈瑤林腦子裡一堆豆腐的作法，甚至連干豆腐是如何做的她都知道，或許她可以想個幾道關於豆腐的菜餚，弄個豆腐宴什麼的，放到沈家名下的酒樓裡去賣，賺那些清流名士的小錢錢。

沈瑤林可是知道，他們那些有名望的文人不喜肉類，反而喜歡清淡的飲食，認為

那樣最符合天道。

天道不天道的，沈瑤林不知，她只知道該怎麼賺小錢錢了。

有了這酒樓的生意，她就可以大肆購買黃豆，還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。

黃豆能存放很長時間，而且全身都是寶啊，真到戰亂之時，連豆渣都可以當成救命糧來吃。

沈瑤林越想越激動，也許她現在的想法還有些稚嫩，不過這只是開始，她相信自己還會慢慢想到其他辦法賺錢的，她一定能！

心情大好之下，沈瑤林胃口大開，也不抗拒了，坐下來美美的喝了一口魚湯，又吃了一口豆腐，真鮮！

魚湯中有淡淡的甜味，豆腐滑嫩無比，真是好吃得恨不得吞了舌頭下去，沈家果然是底蘊深厚，廚子的手藝實在太好了。

要知道這年頭無論是廚子還是菜譜都是底蘊的象徵，普通的人家懂什麼吃，一天兩個窩窩餅，能吃飽就不錯了。

「對了，小姐，剛剛玉面公子楚北決上門了，他……」煙年一邊服侍著沈瑤林喝湯，一邊說道。

「欸！咳咳……」沈瑤林很不文雅的被魚湯給噙著了，她一邊猛咳，一邊驚慌的看向煙年，「他怎麼來了？」

別怪沈瑤林用完人家就扔，那樣的絕世大腹黑她躲都來不及，從見到楚北決的第一眼起，她就決定往後絕對要離這個男人遠遠的。

那可是個愛情與江山分得極清的主兒，他愛女主，可也沒妨礙他利用女主奪取江山，幾次三番陷女主於險境，就那麼冷眼看著女主在絕望中掙扎痛苦，最後女主就這麼被他給玩死了，是徹頭徹尾的虐文大悲劇。

沈瑤林一想到楚北決，就想起他那修長眉眼暗藏的狠戾，只看一眼都覺得心肝亂顫，雙腿發軟，有種很想給他跪下的錯覺。

這個男人太可怕了。沈瑤林咬著湯匙，心中小人直哭。

「大少爺說玉面公子是來取《虎鈴經》的，大少爺已經送予他了，他們好像還在書房說了很久的話。」煙年回憶道。

原來只是來取書的啊，沈瑤林鬆了一口氣。

也是，《虎鈴經》雖然珍貴，可又哪裡比得上沈延卿的一條命，此等大恩沈瓊樹是一定會報的。

不過這個楚北決也太心急了吧，又不是不給他，竟然自己找上門來了。

果然是未來的大將軍，對兵書這般癡迷。也多虧他對《虎鈴經》上心，否則當時還真不知道應該如何說動他借她絕影。

絕影可是沈延卿的救命恩人呢，她是不是應該送絕影東西以示她的感激之情？

至於楚北決……沈瑤林心裡再一次佩服原主的膽大，居然敢撩楚北決，不過事實證明這代價很高，只是輕輕一彈石子原主就沒了。

沈瑤林真怕自己萬一不小心得罪了他，他又這麼不經意的一彈，將她也彈沒了。

總之，沈瑤林在心中反覆提醒自己，一定要遠離楚北決這個煞神。

書給他好，給完了，他們沈家也就不欠楚北決什麼了。

自以為銀貨兩訖的沈瑤林轉眼就將楚北決扔到腦後了，她將自己關進了書房，拚命回憶著她所知道的所有由黃豆製成的美味佳餚。

東北干豆腐、油豆腐、熏豆腐、豆腐腦……黃豆真是個好東西啊，有這萬般的變化，能做出好多吃食。

沈瑤林每寫完一個菜譜，心裡都滿意至極。

她一連將自己關了半個月，才寫下五種豆製品的做法和三十道菜肴，這些日子都沒有出書房一步。

沈瑤林能知道這麼多豆製品的做法和菜肴，完全得益於她農村的外婆家，她外婆家是開豆腐坊的，偶爾放假時她也會回去幫幫忙。

這個時代已經有了水豆腐的誕生，那麼其他的豆製品對她來說根本不是問題，她連臭豆腐都會做呢，只是想想這玩意威力巨大，怕玷汙了仙姿玉骨的沈家父子，沈瑤林直接劃掉了。

「吱呀」一聲，緊閉的門終於打開了，沈瑤林神清氣爽、志得意滿的伸著懶腰從書房走出來，這些天可累壞她了。

守在外面的煙年和寶畫一見沈瑤林的模樣，便知道小姐的事情忙完了，忙高興的迎了上來，煙年立刻為沈瑤林端上溫茶一盞。

茶文化在大齊剛剛興起，只是萌芽狀態，很受文人雅士的喜愛，尤其以沈延卿為最，他常說以茶示儉，以此表達自己的志向。

沈瑤林是愛茶之人，眼下這盞溫茶，清澄芳香，一口喝下，這些天的勞累似乎都在瞬間被驅散了。

見到沈瑤林心情不錯，寶畫在一旁道：「小姐，您在書房的這些天，王小姐、謝小姐、蕭小姐都曾派人來探望，寶畫以您要休養為由將人打發走了。」

沈瑤林怔了一下，才想起來寶畫說的那些人都是誰。

「王琚貽、謝芸秀、蕭南音？」她眉頭蹙了起來，對這三個人的印象都不太好。王琚貽出身琅琊王氏、謝芸秀出身陳郡謝氏、蕭南音出身蘭陵蕭氏，均是世家大族，想到戰亂之時這幾大家族翻雲覆雨的手段，沈瑤林深深的歎了一口氣。

沈家在這些一流的世家大族面前，簡直脆弱得不堪一擊。

不過王琚貽、謝芸秀、蕭南音均是旁支，身分上無法與留在祖地的嫡系相比，否則也不會與沈瑤林玩在一起。

當然，這個玩字也有許多意味在裡面。

沈瑤林對這些年紀不大的少女們感到很無言，真看原主不順眼的話不與她玩就是了，她們卻是拚命給原主介紹美少年，敗壞她的名聲，手段真是……齷齪。

這樣的人哪裡會好心來看她，怕是只想來看她摔死、摔殘了沒有，摔死了最好，若是沒死，摔殘了也是好的。

「推了啊……」沈瑤林美目流轉，壞笑道：「讓人給三位小姐送信，告訴她們我

養好傷後就去找她們玩去。」

寶畫愣了一下，柔順道：「是。」

雖說現在她對三人推過來的美少年已經一點興趣都沒有了，可是她對那三位小姐的身分感興趣啊，雖說只是旁支，可依舊在京城有著不凡的影響力，她的豆腐宴還得讓她們幫忙推廣一下呢。

不過，在這之前，她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辦，那就是管她爹要家酒樓！

沈瑤林可不覺得她要來，她先前也說過了，沈延卿和沈瓊樹對原主可以說是千依百順，只要有哪一點不合她的意，她淚眼汪汪叫一聲「阿娘，雁奴沒人疼啊」，沈家父子便立即敗下陣來。

從原主的記憶來看，這一招屢試不爽。

沈瑤林將茶盞扔給煙年，帶著寶畫興沖沖的找沈延卿去了。

據寶畫所言，沈延卿這時候正與沈瓊樹在書房。

這段時間，他經常與兒子在書房商議正事至夜深，外人均不知兩人在做什麼，只是總有心腹進出書房。

沈瑤林的腳步放慢了幾分。

她當然知道沈延卿與沈瓊樹在做什麼，應當是對蘇家的反擊吧，畢竟人家都想要他們家人的命了，兩人哪裡會什麼都不做，只是他們究竟打算怎麼辦就不得而知了。

來到書房門外，沈瑤林將寶畫留在外面，一個人站在門外，豎起了耳朵，完全不管守門小廝一臉糾結的表情。

她聽到裡面傳來沈延卿的聲音，「消息散出去的還不夠，再加些力度，讓京城周邊的百姓也都知道蘇家的狼子野心。」語氣低沉充含寒意。

蘇家不是想當名士清流，以名望收買人心嗎，那他就將他們的癡心妄想全數打碎，把他們的陰謀大白於天下！